

连队那些不同凡响的树

●王东江

诗 丛

图木舒克

●王永健

在黄昏的瞳孔里
零散的脚步长出肉刺
我擦开迷茫,用急促的叩问
敲击路上的石子
落满尘埃的霓裳
仅仅睁开眼晴
就将斑驳回答
裹挟着玉溪的逆流
像叶尔羌河的汗腺,滴滴水
碰撞出光的结晶

像喝了日照与昼夜的奶酒
丢了北天山的鞍轭
一副青铜的马鞍
在唐王城的遗址前沐浴
喀喇昆仑的长风
你送我的那条马鞭
对着喀拉喀什河
于化石山的山顶,甩过去
芦苇笛骤然响起
托库孜萨莱木卡姆
将一间古宅的宁静
送与岁月的流年

我凝视着墙下的土陶
忽然有了不曾有过的肃穆
身边那位写诗的姑娘,踮起脚尖
在木制的轱辘面前,牵着
雕花的誓言,高高的土磊
眺望长满苦豆子的堤岸
形成海子和白沙山
她的长发,与长绒棉毗邻
与帕米尔相连
谁也不知道,这是源自
胡杨林三千年的尘埃
还是土陶那难以辨识的彩影

星星草

●黄文江

轻易,便把一生
交付给了一方土地
从此,悄无声息
只为梦而生长
亦如,我当年的老父亲
就这么扎根于远方的边疆

也许,是边塞的风沙太急
呼呼一吹
转眼,便把我从嫩芽
拔节成一丛葱茏的星星草
边塞的风沙太急
呼呼一吹
把生机盎然的星星草
吹倒在,一片光阴里

再大的风沙,也吹不绝
这随处可见的星星草
它总能,实现小小的梦想
有着各种色彩,就好像
我们这些凡人
即便有一天枯黄了,梦
依然会灿若天上的繁星

棉花开时

●乔文杰

棉枝又攀起粉色火焰
在夏的掌纹里
点燃被遗忘的序章

曾是泥土里蜷缩的倔强
嫩芽顶开冻土
将风雨嚼成生长的营养
叶片脉络,蜿蜒着
时光拓下的伤与望

粉花苞裹着未醒的梦
在枝头,与青葱对峙
当淡黄花瓣骤然展开
阳光正穿透岁月的裂缝
把荒芜,缝成温柔的网

棉絮纷飞,像漂泊的雪
落进游子的眼窝
每缕白,都驮着故乡的辙
在漂泊里寻找归所

从绽放到缄默
棉花把一生碾成绒
如众生在尘埃里
有开成不声不响的辽阔
看风摇棉枝,抖落悲欢
土地缄默,收存
所有开过的勇敢

连队最不同凡响的不是人,也不是人说出口的某些话,而是那些看惯了天高地阔、云淡风轻后宠辱不惊的树。

有树的地方不一定有人。比如夏德克·达吾提家的西墙根,长满了细高细高的榆树,枝叶你拥我挤,阻风挡雨,别说鸟飞到这里要绕道,就是一只小蚊虫想要横穿树林,也要敛翅侧身,辗转迂回。这样的地方,不说穿过去了,走进去都难。看,树不同凡响了吧。

有树的地方必定有树。鲁珍·叶尔达家的牛棚里,有55头犏牛,夜里与饲养员隔墙同眠,白天在院里率性活动,一星半点的植物都是它们嗜食的对象,院内难生寸草。按说这样的地方不会有树了吧,谁也想不到,就在棚顶的裂缝处,不知是鸟衔来的还是风吹来的,一枚白蜡树种子不偏不倚嵌进缝中,借助牛群呼吸的潮气,破壳抽芽,渐渐长成了一棵牛尾粗细的“瞭望”树。

街道上长不出树来,种子到现在还没学会在柏油上扎根;南路上长不出树来,好几种颜色的彩砖都不发扬尘,容不下一粒种子在它们的夹缝中生存;水泥修筑的排水渠中也长不出树来,都说流水无情,树种子可是真真切切领教过了。每当它们跳入渠中,身子还来不及站稳,就被水流稀里糊涂地冲远了,泡涨,淤烂,与淤泥同腐。上述地方不长树,不等于整条街道不长树。街道旁边的林带,算是树的家乡。

虽然街道上的人来来往往,但都是过客,谁也没有在此打地铺居住。街上留不住人,留不住人的街道却留得住树,林带就是街道为树预备的“自留地”。林带里的树都有自己的名字、年龄和户籍。有一棵长在中心街左侧林带里的树,树枝上挂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树名:香妃海棠,种植日期:2023年3月13日,认领人:阿依古丽·努尔。这棵树的认领者是个小女孩,今年9岁,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每个星期天都会给树浇水、锄草,还给树讲学校里同学与老师之间发生的趣事。当然,这棵树上的香妃海棠果也归她享用。

有一棵树有几个认领人。比如西二巷右侧的一棵苹果树,小木牌上就写了3个认领人,其中一人是连队的职工,两人是地方群众,三人因一棵树结缘。

大家把这棵树叫“兵地融合树”。

还有一排树只有一个认领人。比如东一巷右侧的323棵“吊死干”杏树,它们的种植者是连队附近口岸的8个不同职业的人。而它的认领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民族团结大家庭”。每年5月,总会有人到杏树林中搞活动,唱歌跳舞,拉着条幅拍照,弄得这些树摇头晃脑,把一个个青杏子弄得头昏脑涨。

连队里也不乏奇树。居马泰·玉山家院子里有一个枯了几十年的柳树桩,拴牛拴马也拴羊,还拴过跑出去不知回家的土狗。牛马羊住上冬暖夏凉的棚圈后,柳树桩就失业了。此后,柳树桩把自身潜能发挥到了极致,春夏空气潮湿时,上面冒出不少蘑菇。蘑菇呈金黄色,味鲜美。也正因此,柳树桩才免遭被柴炭的厄运。也许是命不该绝,柳树桩竟然在一个融雪的春天冒出了嫩芽,让人惊叹不已,几年后长成了一棵茶杯粗的树。

连队入口处有一截直径约20厘米的杨树墩,上面长出九棵树,虽未相煎,却时时相争。它们围绕树墩呈放射状斜斜向空中,与地面形成70度的角,一副很努力很执拗的样子,谁也不服谁,各自努力长高长直长粗。天上的九头鸟谁也没瞧见过,连队的这九棵树却人人可见。由此看来,天上比人间并不豪横多少。攀比了好多年,九棵树谁也没把谁比下去,身高、粗细不分伯仲。九棵树仍是彼此不服,开始比谁招揽的鸟窝多。没几个月胜负立见分晓,向阳的几棵树由于光线充足易于解蛋,赢得雌鸟青睐,吸引公鸟在此做窝。这几棵树一时在气势上占了上风。其他三个方向的树因风水不佳,鸟窝少,气不过,就团结起来与向阳的几棵树比卫生。鸟窝多自然鸟屎多,卫生状况不达标,一下子就向阳的树比了下去。向阳的几棵树岂能轻易认输,于是就借一个雨天把枝干上的鸟屎冲洗得干干净净,瞬间赢得了精神上的胜利。

有些树误打误撞,竟出了风头,知名度远超连队某些名人,成为人与动物共同景仰的对象。陈大江家有一棵野核桃树,无人管理,生死荣辱全凭天意,几十根树枝呈伞状或八面,肆意生长。房顶是它的晚堂,路灯杆荫庇在它的腋下。它的树冠直径超过10米,三分之一探出院外,成为马路的阴

伞,三分之二雄踞院内,占据院子的半壁江山。这棵核桃树产量惊人,每年落地的果实能装满七八个面粉袋子。别看野核桃品相丑陋,口感却醇厚地道。老陈夫妇整日忙于生计,无暇顾及核桃树,既不给予,也不索取。每年秋末野核桃落满地时,夫妻俩就选择在某一天的早晨或黄昏,将铁大门四敞八开,在连队微信群里发一个通知,大意思是野核桃已熟,免费赠送,过期不候。来拣野核桃的多为乡邻。只半支烟的工夫,一地的野核桃就拾尽了。树上的野核桃是松鼠的最爱,我看见过一只金黄毛色的松鼠蹦蹦跳跳攀上树枝,后肢立定,前肢将一颗颗野核桃扭掉,朝地下坚硬处一掷去,干透的野核桃随即炸开。松鼠跳下来,一餐美食。

有些树稀里糊涂地成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冤大头。杨梅家厨房前有一棵石榴树,个子不高。前几年,石榴树花似火炬,果若灯笼,籽赛珍珠,深受男女主人钟爱。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女主人晾晒在窗台上的梨木面板突然滑落,砸断了石榴树的“脖颈”,造成终身残疾。而它则坚强地活着,从残躯中冒出茸茸的芽,再抽出细细的枝,与命运搏斗。

那些生长在犄角旮旯里,不甘平庸的乔木,为了摆脱平庸,把身段长得更秀颀,以形象美引起人们的关注,照片很快现身在快手或抖音里,名声和流量一起涨潮,光顾者常有。阿曼太·居马泰房后的那棵柳树就是例证。

那些生长在偏僻陋巷的灌木,既没有身材优势,也没有相貌资本,却不甘寂寞。它们不停地在提炼花香上下苦功,一遍遍提纯,终使花香顶风香三里,顺风香十里,将远处鸟孙山上的蜜蜂成群引来,嗡嗡嚶嚶如唱大戏。

连队里那么多平凡的人,成就了许多不同凡响的树。树将平凡的连队装扮得愈来愈别具一格。树与人,成了连队的最佳搭档。

我和我的兵团



跳动的音符

周新明 摄

云之美

●方向华

云彩,是个神奇的事物。它既是稀松常见的,又是遥不可及的;既是大家不屑一顾的,又是众生顶礼膜拜的。

云南、云浮、云霄、密云、灌云、缙云、祥云、连云港,光是这些与云彩有关的地名,就足以让人遐想万千。再有彩云之南、云海之上、云上之云这样的描写加持,是不是更让人心驰神往了呢?

世上既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片相同的云彩。仰望苍穹,天上的云有时候层层叠叠,厚如毯;有时候轻柔飘逸,薄似纱。轻盈似仙女掠影,厚重如泰山压顶。时而似反弹琵琶的天女,散花般曼妙、轻柔;时而如怒目金刚,怒容满面。碧水青山,五彩祥云,是大西南的美丽油画;蓝天白云,金灿大漠,是大西北的巨幅国画。

云彩之美,在于它的变幻万千。有时它气定神闲,闲庭信步;“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有时它呼风唤雨,气势汹汹;“静即随闲藏草木,动时顷刻遍乾坤”。

云彩之美,在于它的丰富。它时而眉开眼笑,时而怒容满面。它时而静若处子,悬停于空中;时而动若脱兔,奔跑向前。李白的“云

想衣裳花想容”,是借绚丽的云彩形容杨玉环漂亮的衣服,写她的美,由此可见云彩之美。

云横秦岭,云下站立着“雪拥蓝关马不前”的韩愈,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王维。“缓逐烟波起,如妒柳绵飘”,下面仰望的是李商隐;“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拾级而上,猛然间感叹的是杜牧……一个个历史名人,如一片片云彩,从历史深处飘来,又轻盈地向远方散去。

还是徐志摩潇洒,“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一片云彩,引得李白写出“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诗句。我们今天何其幸运,可以看到天上云、天外天,看到造型各异、风景壮美的云海,真可谓:“一层白云一层天,层层白云数重天。”

“多谢好风吹起后,化为甘雨济田苗”。人人皆赞世间江河湖海之美,赞雨露风雷泽被世人,却鲜有人赞美云彩。

繁华过后,不妨坐着看云卷云舒。

胡杨

●胡岚

我一直对胡杨树有一种敬仰之情,觉得用沧桑注解胡杨,最为妥帖。

那天,在罗布人村寨,有一个人指着一棵干枯了的粗壮胡杨树说:“你看,它好像还活着。”那棵胡杨树无枝无叶,只是立在那里,已经看不到丝毫生命迹象。

在北方的沙漠边见到这样的胡杨树,你一定不要感到奇怪。它的确是活着的。塔里木河大桥边的那片胡杨林,不知道存在多少年了,依然会在不经意间抽出新芽。胡杨树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干枯了的,皆以倔强的姿态展示着生命的悲壮与沧桑。

我曾在塔里木垦区见过一片胡杨林。那里的胡杨树形态各异,犹如风沙中站军姿的士兵、翘首望归的妇人……每一棵都以沉默的姿态,诉说着岁月的流逝。它们三四棵并排而立,旁逸斜出的枝丫,展示着生命的顽强。

有的胡杨树身断裂,干枯的枝丫依然指向天空;有的半边枝叶繁茂,半边枯裂。有的胡杨树虽然褪去了树皮,树干干枯,但它们依然活着,这是对“不朽”这个词最好的解释;有的胡杨树树身倒地,依然保持着树的尊严,令人震撼。这种震撼来自生命本身对抗恶劣自然环境时的无所畏惧。

无论是屹立,还是倒卧,胡杨树身里都透着苍凉、倔强、悲壮、厚重、坚强、艰辛、肃穆、敬畏。见过这些树,你就会懂得生命不只是脆弱,就会懂得什么是永恒,什么是生生不息。它们如同雕塑般静止的生命仿佛永远如此,它们是立在沙漠上的精神图腾,是大地上孤独的王者,是时间长河里永不流逝的生命。

秋天,胡杨树把太阳的万丈金光披在身上。“满城尽带黄金甲”是黄巢写菊花的一句诗,那是因为他没有见过秋天的胡杨树。如果见过,一定会颠覆他的认知。

在塔里木河沿边的水城边,在浩瀚无际的沙漠边缘,胡杨树莽莽苍苍,金色灿烂,气势恢宏。在这里,你会领悟什么是“造化钟神秀”。

新疆欣赏胡杨树的最佳时机在10月下旬,短短十几天,胡杨树美到了极致。秋风过处,簌簌黄叶纷纷而下,湖水湛蓝,流沙万顷。身在其中,你可能会以为进入了童话世界,细腻与粗犷、静止与流动,那么自然地交融。天地之间的美,莫过于此。

人的一生是要看一次胡杨树的。天空湛蓝,河水青绿,胡杨树金黄、云朵洁白,如果这些条件凑齐,就一定能见到最美的胡杨树。

烤包子

●惠靖瑶

馕坑蹲在街角,像大地鼓起的一个黝黑的胃囊。泥坯垒砌的厚壁,吸饱了经年的烟与火,泛着油亮乌黑。坑口不圆,仅容一人俯身,内里深不可测。炉火在坑底幽幽舔舐,空气被烧灼得颤抖。那热浪无声,扑面而来,瞬间蒸干了鼻腔里的水分。

这炉膛里煨着的是烤包子。面团在妇人的手掌下苏醒。筋力十足的面粉,掺了少许盐水,反复揉搓、摔打,随后被揪成大小相仿的剂子,揪成一张张浑圆的皮子,边缘略薄,中心稍厚,摊在撒了薄薄干粉的案板上。

馅心是另一番乾坤。肥瘦相间的羊腿肉,被切成指头肚大小的肉丁。粗犷的颗粒感,是烤包子区别于其他馅食的重要方面。大量的洋葱切丁,辛辣生脆的汁液被揉进肉里,化解了羊肉的腥,激发出一种更深沉的鲜甜。金黄的羊尾油丁是点睛之笔,滚烫后融化的油脂将成为包子内部的汁液。盐、黑胡椒、孜然粒,被慷慨地撒入、搅拌。没有精密的配比,全靠手眼之间的默契。馅料堆在盆中,肉红、葱白、油黄,色彩分明。

妇人取一张面皮托在掌心,舀起满满一勺馅料,沉甸甸地堆在中间。手指灵巧地翻飞,将面皮边缘迅速提起、聚拢、捏合,动作快而稳。那捏合的褶子并不追求花哨的精致,而是粗犷有力,像一道道收紧的绳索,将鼓胀的馅心牢牢锁在面皮里。

转瞬间,一个饱满敦实的生坯便在手心诞生。它静卧在案板上,浑圆、微鼓,带着一种即将奔赴炉火、蓄势待发的沉静。

馕坑的热力值已达到巅峰。坑壁内泛着暗红,空气被灼烧得发出低沉的嗡嗡。师傅手持一把特制的长柄铁钩,钩头弯成锐利的直角。俯身,凑近那吐着热浪的坑口,用钩尖粘住包子底部,手臂沉稳地一探、一送、一贴,生坯便稳稳地吸附在滚烫的馕坑内壁上。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一个、两个、三个……生坯迅速而有序地贴满坑壁的弧形内膛。坑口被一块沉重的铁板盖住,只留一丝缝隙,热力在其中奔涌。

等待开始了。

盖板边缘,丝丝缕缕的白气带着惊人的热度逃逸出来,空气里弥漫开一种复杂的味道:生面皮边缘被急速烤干的微焦的麦香,羊肉在密闭空间里受热散发出的荤香,孜然的辛香……浓烈的香气钻进每一个路过者的鼻腔,唤醒沉睡的食欲。

揭开盖板的那一刻,热浪裹挟着浓香,轰然冲出。铁钩探入,精准地钩住那些浴火重生的包子。出炉的烤包子,模样已大不相同。原本白暂的面皮,此刻披上了一身深浅不一的金褐色焦斑,那些焦斑恣意分布,带着一种粗犷的美感。包子整体鼓胀了一圈,圆墩墩的,表皮紧绷,泛着油润的光泽。

此刻,烫手是它最直接的宣言。指尖触碰到烤包子滚烫的表皮,灼痛感立刻传来,警告食客其内里蕴藏着热力。然而这警告,在汹涌的香气面前,显得如此无力。吹着气,左手倒右手,小心地掰开包子,顾不得烫,一口咬下去。牙齿先遭遇韧劲十足的皮,接着肉的丰腴、洋葱的甜润、油脂的醇厚滑润,孜然的辛香,连同滚烫浓稠的汁水,在口腔里奔涌。

这一刻,戈壁的风沙、炉火的炽烈、日光的曝晒,人对生存最本真的执着,仿佛都在这小小的、鼓胀的、粗犷的包子找到了出口。